

衣衫褴褛的王阳明躺在舞台中央，全身笼罩着死里逃生的疲惫。一群身穿白色纱衣的“花仙子”在他身边悄悄聚集，轻柔地在舞动、旋转。花海之中，他缓缓举起右手，奋力触摸从天而降的花瓣。一束柔和的光芒从天而降，照射在他历尽沧桑的身体上。

这是舞剧《王阳明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。演出结束后，有观众用“如梦似幻”形容这样的画面。他们仿佛穿越时空，感受到了这位思想家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刻。不少人想起了王阳明《传习录》中的句子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

2026年5月16日，由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出品、贵州省歌舞剧院制作的民族舞剧《王阳明》，经历了一年多的巡演历程，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。舞剧讲述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因官场斗争被贬至贵州，经历无数艰难，最终在贵州龙场悟道，获得精神蜕变，创立“心学”的历程。

使用舞蹈语言讲述古代圣贤的哲学思想，并让观众在不到一个半小时内有所触动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《王阳明》做到了。贵州省歌舞剧院副院长杨春念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自2024年11月首演以来，《王阳明》一直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，此次北京场演出的票也早早售罄。

迄今为止，《王阳明》在全国已完成60多场演出，演出的上座率达到90%以上，2026年还计划演出30场。而透过这样的巡演，“大儒”王阳明的思想与情感，也通过年轻化、艺术化的方式，走进了大众心中。



舞剧《王阳明》剧照



溶洞中的思想家

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思想家，王阳明的人生可谓跌宕起伏。在明代，他是与唐伯虎同时代的才子，早有文名，却经历两次落榜，第三次才考中进士。入官场后，王阳明因仗义执言遭到宦官刘瑾陷害，被杖责、关押，从北京被贬至贵州修文县龙场驿担任驿丞。动身之前，他还遭遇了锦衣卫的追杀，九死一生后才前往贵州。在艰难的境遇中，他反而获得了宝贵的领悟。此后，他打破了儒学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束缚，发出了出自本心的呐喊。如今，他的“知行合一”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“事上磨炼”等金句，还在引领着迷茫的现代人找寻自我。

要把如此复杂的生平故事，转换成舞剧的视觉语言，首先就要面对剧本创作的问题。《王阳明》的导演王亚彬坦陈，这部舞剧，是她受贵州省歌舞剧院的委托，和团队一起进行的集体创作。这篇“命题作文”，和她创作过的《青衣》《西游记》等有文本基础的舞剧相比，也算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因为《王阳明》是一部民族舞剧，这种表现形式需要的故事体量很大，要尽力还原王阳明本人的情感、经历与思想，也要花费大量时间去钻研人物。

为此，王亚彬与创作团队成员集体到贵州修文县、镇远县等地采风，寻找王阳明曾经的足迹。在贵州，王阳明曾经生活过的一处居所，给了王亚彬强烈而深刻的印象。历史记载，王阳明刚刚抵达贵州时，居住条件有

限，只好在一个天然的小溶洞里读书、栖居。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，他潜心研读《易经》，还苦中作乐，给溶洞取了“玩易窝”这个名字。因为溶洞太小，看起来像口石棺。因此后世有人形容，王阳明是在“棺材”中悟道的哲学家。

亲眼看到位于贵州修文县的“玩易窝”旧址时，王亚彬和这位生活在几百年前的圣人共情了。“‘玩易窝’是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，像是一个‘小窝’，也有点像石棺，空间很小。石洞某一处有一个小小的洞眼，光线能从中照进来。”王亚彬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“玩易窝”让她感到，王阳明在这里进行哲学思考，和艺术创作者远离喧嚣、闭关创作的状态有些近似。或许，正是在这个备受局限的物理空间中，在这样一无所有、远离亲人的环境之中，他才获得了思想的自由。

而这个狭小的空间，同样也激发了《王阳明》创作团队其他成员的灵感。他们感受到，在这个极限的空间中，思想与身体有激烈的冲突，而外在的困顿，反而催化了王阳明向内的求索，催生了他的哲学思想。该剧的作曲吕亮也在此处获得了强烈的感受，并决定将“空灵”作为《王阳明》音乐创作的主题。

就这样，《王阳明》的创作者们与王阳明的困顿相遇，也尽力将这种困顿感写入剧情。舞剧中，王阳明被贬后与妻子分离的不舍，年轻时在竹林中学习“格物”失败的沮丧，与父亲的深情互动，都是他挫折人生的真实写照。导演王亚彬对这样的剧本十分满意。

她觉得，即使《王阳明》是一部以肢体语言为主、情节相对简单的舞剧，也要重视背后的文学创作。以这样细致的剧本打底，才能更好地表达舞剧的意境与情感。

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表达

一年半的时间里，在全国上演了60多场的《王阳明》，舞台艺术风格已经自成一派。常有人谈起它简洁干净的明代审美，富有特色的“锦衣卫舞蹈”片段，以及富有生命力的少数民族舞蹈。就连反派刘瑾独特的造型、表情和身段，都有人分析研究。在这些亮点中，少数民族元素的大量融入，成为舞剧《王阳明》突出的艺术特色。

实际上，在贵州生活的三年中，王阳明与少数民族群体确实有密切的接触。在古代，他生活过的贵州龙场驿一带环境较为恶劣，处于“万山丛棘之中”，毒蛇猛兽出没，瘴气弥漫，外来人口很难存活。但少数民族的仗义和热情保护了王阳明。他们帮他建造房屋，还出手报复侮辱他的官吏。这些经历，都为王阳明日后的“重生”输送了心理上的力量。此后，他开始融入当地人的生活，和他们一起劳作、耕种，感受土地的力量。后来，他在当地传道讲学，回馈人们的好意。

对于这些民族艺术元素该如何使用，创作团队有着更审慎的考虑。导演王亚彬认为，民族艺术元素的呈现，需要贴合剧情和人物本身的经历，也要更多地选取可视性强的

元素，便于观众观看和理解。因此，像王阳明和少数民族一起写书法，一起歌唱等不方便视觉化的情节，就首先被放弃了。

最终，团队主要选择了贵州当地的反排木鼓舞、踩鼓舞、锦鸡舞等传统民族舞蹈，作为创作素材。这些舞蹈动作，很多都来自少数民族人群的劳作生活，也更容易表现王阳明融入当地人生活的场景。舞台上，当王阳明和少数民族老人一起敲击大鼓，背后的男女演员跳起节奏欢快的舞步时，强烈的生命力便在舞台上腾升起来。此外，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傩舞”中狰狞的面具，当地特色的苗绣、银饰、蜡染等元素，以及贵州本地的民族乐器、民歌，都以不同的方式，融入了《王阳明》的舞台之中。

除此之外，《王阳明》的舞台也隐藏着不少现代艺术的细节。细心的人会发现，《王阳明》的舞台上使用率最高的道具，就是四个巨大的、如滑梯一般的梯形斜坡。它们能以各种形式排列组合，可以成为高墙、“喀斯特地貌”中的山峦，或是王阳明的“玩易窝”。这些斜坡还能传达出更多有趣的视觉效果。在王阳明被锦衣卫抓捕的情节中，锦衣卫的演员们从2米多高的斜坡上迅速滑下的场景，被网友们形容为如“跑酷”一般精彩刺激。不过，这样的装置，也给演员的表演增加了难度。该剧舞蹈编导钟实曾提到，为了与场景融合，舞蹈演员们必须一遍遍地用身体试验在斜坡上表演的效果，相当辛苦。

在没有台词的舞剧中，隐喻性的表达也是舞台效果的重要部分。《王阳明》开场的百官群舞中，官员们前一秒还身着红色朝服整齐地舞蹈，下一秒就将朝服脱去，露出锦衣卫的装扮，造成了强烈的反差。这样的表达，正是对王阳明所生活的时代“宦官当权”环境的隐喻。而宦官刘瑾作为反派人物登场时站在高处，身穿紫袍，画着嘴唇发紫的“妖魔妆”，身形比其他演员都要庞大。他的一招一式，一举一动，都暗示着人物遮天蔽日的权势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这样融合性的表达，保持了舞剧的古典审美基调，也能让现代的观众感到熟悉、亲切，偶尔透露出吸引人的反差和冲击感。“如果说《王阳明》的特点，那就是，我们是以中国传统的艺术形态为基底，同时又用非常现代的手法去进行编排的。”王亚彬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在“反内耗”中接近王阳明

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剧团副团长张猛，在《王阳明》中饰演成年王阳明这一角色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他对王阳明的理解，也经历过一个如同“悟道”般的过程，不是一蹴而就。经历无数次排练、表演的打磨，他从对舞蹈动作本身的掌握，慢慢走入了人物的灵魂。有时跳到结尾处，他总会忍不住情感爆发，有种想哭的感觉。

和张猛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日渐了解哲思背后的王阳明。网上有很多人开始表达对王阳明思想的关注。他们羡慕他曲折经历背后的平稳心态，试图用他的哲学，解除生活中的焦虑和“内耗”。而舞剧《王阳明》的细腻表达，恰好成为当代人进一步理解王阳明的窗口。有观众在观看后评论：“用舞剧来展现王阳明，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生命的压抑和舒展。”在压抑与释放交织的舞台上，观众看到了他前半生的困顿，也看到他重获新生时的蜕变，彻底理解他在那个压抑的时代里，对“心”的关注与守护。

导演王亚彬发现一些年轻剧迷涉猎很广，对戏剧、舞蹈的理解力、知识储备和激情也相当惊人。“我们在节目单上并没有标注，哪个舞蹈的场景对应了王阳明哪些哲学理念，但总有观众在写反馈时，精准地描述出我们的表达。每次看到这样的评价，就感觉我们遇到了知音。”王亚彬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就这样，穿越数百年的时光，王阳明在当代“复活”了。正如成年王阳明的扮演者张猛所言，他心中的王阳明“不是历史上的符号”，而是一个“有挣扎、有焦虑、有内心醒悟”的“真人”。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(作者：仇广宇)